

少年心事敏感忧伤

少年心事另类纯粹

少年心事直达你心

◆ 倚木等著

天台上的孩子

—— 酸疼版少年心事



一些另类的青春成长记事，记录
每一个拒绝成长的少年心中最隐秘
的敏感和忧伤。就像雨后草地上露珠
般晶莹脆弱，就像空空的操场上满载
心事的等待，就像空无一人的列车不
知道要去向何方的孤独……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酸疼版少年心事

天台上的孩子

◆ 倚木 等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台上的孩子:酸疼版少年心事/倚木等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04.9

ISBN 7-80195-146-8

I. 天… II. 倚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9834 号

天台上的孩子——酸疼版少年心事

作 者/倚木 等 著

出版发行/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/徐尚定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

邮政编码/100037

发行电话/(010)68992192/3/5/6

邮购热线/(010)68992190

电子信箱/jiuzhoupress@vip.sina.com

印 刷/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/7

字 数/95 千字

版 次/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7-80195-146-8/I·196

定 价/18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这些敏感忧伤的孩子们写自己的故事和心情。他们才华横溢却特立独行、纯真善良却又乖张暴戾、思想飞扬却冷漠自闭，他们说他们是“这个时代里烂掉的孩子”。他们的文字梦幻、神秘、诡谲，充满着末世的悲凉与美丽。用一种负面的表象来诠释属于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纯粹的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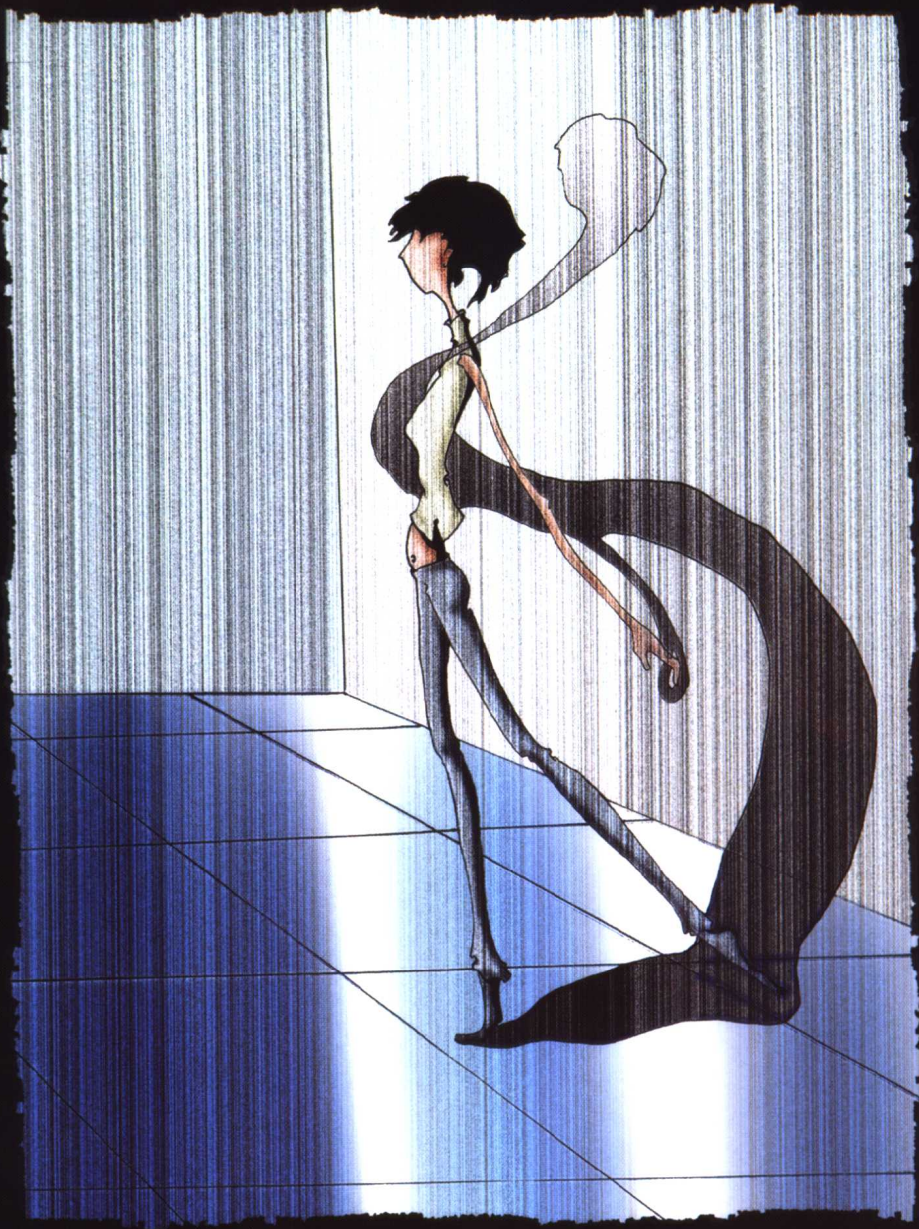


责任编辑：李 克
 特约编辑：高梭梭
 美术编辑：李 勇 尹燕锋
 制 作：曹永丽
 插 图：温 白
 封 面：夜 树



智品图书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www.likeboos.com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丙丙说，世界上是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火车的。你每次去坐时，火车里面都是空空荡荡的，除了你之外一个人都没有。

——《十点之前的等待》by Van

目 录

1 画地为牢/s 女孩	1
2 十点之前的等待/Van	15
3 在雾城的以前/白白蓝	21
4 说个故事/被灵魂咬了	32
5 一直往下掉/空城阑珊	41
6 暗夜的天鹅/石榴的颜色	46

7 小鱼马几克/石榴的颜色	49
8 橘子婴儿/德修拉的猫	54
9 罗斯公主/徐歪歪	80
10 我的两个爸爸/李联英的女人	96
11 照镜子的猫/乱码	103
12 开半盏灯可以照出一个影子/麻麻	112

13 故事新编——庄周梦蝶/倚木	116
14 忘了告诉你的/无头十字架	123
15 天台上的孩子/Sayeah	130
16 梔子花开	
——关于童年的伙伴/好孩子蝈蝈	147
17 咒乐园/狐狸尾巴	157

18 带路/张想想想	164
19 无聊者之家/Melancholy	182
10 红/Mapleye	191
23 写字给自己看	
——祭奠我的 20 周岁/Mapleye	196
24 编辑手记	201



画地为牢

作者：S女孩

(一)

母亲不喜欢红腥腥，从小就不喜欢。母亲说没见过皮肤白得跟死人一样还喜欢穿着猩红衣服的女孩，看着颇为不吉利，鬼气！奇怪自己怎么会生这么一个女儿。反正母亲的皮肤不白，一点都不。红腥腥想母亲大概是觉得她自己皮肤不白穿红色太难看，所以不喜欢自己。长大后知道了这个词——嫉妒。

母亲最疼粉嫩嫩。在粉嫩嫩还小的时候，母亲天天抱着她到处溜达，见人就夸自己的女儿漂亮可爱，面若桃花

般粉嫩粉嫩的。粉嫩嫩要什么，母亲就给她买什么。在粉嫩嫩10岁生日时，母亲送给她一个精致的洋娃娃，可是粉嫩嫩不喜欢这种样子的娃娃，大哭着撕碎洋娃娃。母亲一下子重新买了好几十个漂亮的娃娃送给粉嫩嫩。红腥腥坐在大圆桌子的另一边看着，心里冒出来今天才看到的词——活该。

母亲似乎忘了在粉嫩嫩过生日时应该也祝福一下红腥腥。双胞胎是不应该被遗忘的。红腥腥一直没告诉别人，在生日那天晚上粉嫩嫩悄悄跑到她床上对她说“姐姐生日快乐，老巫婆忘了对你祝福。她对你这么不好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，活该。谁让我喜欢红腥腥，而她不喜欢你。”

从猩红中提取浓墨，剩下的越来越粉。

黑色，是一种隐喻，前身或许是位慈祥的母亲，包容着每一个不管是否有出息的孩子。静下心来，能听到每一个灵魂都在苦苦挣扎。看不到黑色中的眼泪和悲痛，只有宽容。

樱花漫天飞舞，嬉笑怒骂，赤脚狂奔，追不上似水年华。花之所以灿烂，其根须处必葬着一个死去的人。

18岁的成人仪式终究是要到的，谁还在乎往昔手拉手？大家各自昂首向前去。

红腥腥18岁那年，粉嫩嫩已经换了第五个男朋友。五个男朋友都去过家里，都见过母亲。母亲总是微笑地说只要我们粉嫩嫩喜欢就好。回过头对红腥腥说，你要是小小



年纪找男朋友我打断你的腿。粉嫩嫩可以，你就是不可以。

红腥腥不问母亲为什么，粉嫩嫩也不问母亲为什么。理由是一种说谎的借口，编出骗人骗己。谁信？

花冢是粉嫩嫩的第六个男朋友。在普陀看日出时认识的。普陀是中国的最东边，粉嫩嫩一个人去爬山看日出。太阳从东边升起，粉嫩嫩想比别人都早地看到太阳。4：30登上山顶，有一人已坐在那里。5：00太阳从海里升起的那一刹，粉嫩嫩站在崖边看着山底是大海。“高空坠落是死亡前的自由飞翔，溺水而亡是一种束缚，被水的束缚。一个人死太奢侈也会寂寞。”粉嫩嫩回过头看着这个被阳光照耀着的男孩，朝她微笑着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反光，刺眼。

下了山，两人手牵手地回去。花冢就这么成为第六个男朋友，中国人对6这个数字有个迷信，是一个结或者劫？！

红腥腥念着花冢的名字，微笑着说：“好名字啊，花冢，呵呵，花的坟。是不是我要念首《葬花吟》？”花冢笑了：“你想得挺多啊，吃颗糖，甜的。”

“谢谢，毒药从来就不是甜，所以……嗯，很好吃。”红腥腥接过糖放进嘴里那么嚼着，真甜。

母亲不喜欢花冢，说男孩的名字怎么这么妖，就和红腥腥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一样，邪气得很。粉嫩嫩瞥了一眼母亲：“我喜欢就行了，不需要你来喜欢。我喜欢的，你都不喜欢。你喜欢的我也不会喜欢。”

镜子外面的脸是面孔，镜子里面的脸是灵魂。

“红腥腥是镜子外面的脸，粉嫩嫩你是镜子里面的脸。”
花冢这么对正吃着冰淇淋的粉嫩嫩说。

“谁是镜子？”粉嫩嫩把冰淇淋吃得满嘴都是，嘴唇外面一圈是红色，被包了红色食用色素的冰淇淋。

“反正不是我。”花冢笑着拿纸给粉嫩嫩擦嘴。“红色是一种毒，吃的人会死的。”

“肚子疼……”粉嫩嫩捂着肚子蹲在地上，嘴里还不停地吃着冰淇淋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粉嫩嫩和花冢都笑了。

红腥腥喜欢用红色的口红，鲜红的。在别人的嘴唇上感觉是鲜血淋漓，在红腥腥的嘴唇上却越抹越苍白。红色是一种毒，吃的人会死。那涂毒之人，会怎样？红腥腥对着镜子一遍一遍抹着口红。

母亲在厨房做着醋熘桂鱼，番茄汁倒多了，鱼看上去好红。红色是一种毒啊，吃的人会死，做的人也会死，那谁是最后活着的呢？

吃饭时鱼端上桌，大家都说今天的鱼好红，很快鱼就被吃完了，留下的是一根根雪白的刺，白得发亮。花冢笑着：“大家都应该属猫。”红腥腥轻声说：“猫有九条命，邪乎，不好。活那么长不死，不好。”母亲一听这话怒道：“天杀的命，你要是不喜欢吃这鱼，犯不着说什么死不死的话。疼得慌！”



鱼刺雪白，猫吃了鱼。刺卡着猫的喉咙，猫，死了。一次死了九条命。鱼死了还拖着一条九命的猫，谁赢了？

红腥腥没有继续读书，高考那天她去了，递交了所有的白卷。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让她做出如此决定，在母亲的咒骂声中，在粉嫩嫩错愕的眼神中，在花冢没有表情的沉默中，离开了这个18年来逆来顺受的家。收拾行囊跨出家门的第一步，红腥腥觉得第一次呼吸到了真正的空气，那叫自由。没有母亲、没有粉嫩嫩、没有花冢，只有她自己，她也不必再是红腥腥。

粉嫩嫩的高考成绩不错，去了外地的一所大学。在离开家去学校的那天，她恨她的母亲，粉嫩嫩认定是母亲赶走了红腥腥，母亲不喜欢红腥腥；她也恨红腥腥，因为在高考前的约定，两人共同考外地的大学，一起生活的约定，被红腥腥撕毁了，她所珍视的宝贵的约定，被她就这么不屑的撕毁，如同空梦一场，她骗了她。所以走的那天，她义无反顾，也是一个人离开了家。跨出家门的第一步，粉嫩嫩带着对身后一切的愤怒，逃离了这座有家的城市。

花冢依然留在这里，他的家，他的学校都在这座城市。

(二)

日子怎样算才能过得不觉得漫长，似乎永无止境，看不到头。虽然大家的生活看起来都挺好，可是我已感到厌倦。

粉嫩嫩两年前去了外地读书，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就分

开。刚分开那会儿彼此写过一些信，经常甜言蜜语、嘘寒问暖，似乎表明我们相爱可以不受空间限制，天长地久，可她从没问过她的母亲与红腥腥。后来信件从逐渐减少到现在音讯全无，不用刻意提出分手，也明白激情退去就只剩下索然乏味，散不是件难事。

我继续在这个城市过着我的生活，根本谈不上精彩，平淡无奇。大学生活就是这样，新鲜的一头扎进去，很快的便腐烂发臭，当尸骨变成遗骸便可以滚上社会正式加入妖魔聚会。是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已经对我的大学生活感到厌倦。

再次遇到红腥腥说来也是偶然。

两年前的那天，她离开家时，我一直陪着我的前女友，她的妹妹粉嫩嫩。那天她们的母亲歇斯底里，我为她感到悲哀，她很爱她的两个女儿，只是表示的方式出现了偏差，以至于两个都失去。粉嫩嫩那天哭得很凶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眼泪居然就是这么撕心裂肺，不哭则已，一发则不可收拾，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是第一次见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我站在旁边，看得真切，甚至在一瞬间产生错觉，我看见红腥腥的背上长出来洁白的翅膀，在跨出门的刹那，振翅高飞，她是幸福的。

自从她离开那个家，粉嫩嫩也很快离开我们，就谁也没再见过。

一年前的某天，我正准备去音像店买些 DVD 回去打发无聊的日子，路过春秋路时看见街角转弯处有家书店，本来就是漫无目的闲逛来消耗这些多余的时间，以前也从



未在意过这里有家书店，于是进去转转。一个熟悉的背影正站在高高的梯架上整理书籍，身影虽然忙碌，却看不到一丝沉重。

“Hi，红腥腥！”我站在梯下抬头向着梯上的人打着招呼。

“啊！……花冢?!”她似乎挺吃惊的。

我们约好在她下班后到离她书店不远的“麻一”坐坐，想说的话似乎挺多，毕竟一年没见，毕竟我曾是她妹妹的男友，毕抗在这个城市能够说话的人不多。

九点半时我们走进“麻一”。

“麻一”是一家小而巧的茶餐厅。那天我们说了很多，她现在过着快乐简单的幸福生活，但我没说我的枯燥乏味生活，因为对于红腥腥来说这并不重要；她问粉嫩嫩过得如何，我告诉她我们一开始还保持联系，但现在已经失去联系，我没告诉她粉嫩嫩从不问及她，可是也许她们是双胞胎姐妹，不用我说，早已明白对方心灵；她还问了她的母亲怎样，我只能实话实说，我并不知道。自从她们都离开了，我也没再去过她们家，也从没在任何情况下遇见阿姨。那一刻，我似乎又看到从前的红腥腥，那个不快乐的红腥腥。

“花冢，你现在快乐吗？觉得幸福吗？”红腥腥还是对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是自己掩饰得不够好，还是我真的疲倦得无法再掩饰。没等我回答，红腥腥继续说道：“有三种幸福，第一是外界得来的幸福，第二是自心灵得来的幸福，还有就是肉体得来的幸福。可通常除了第二

种，另两种的幸福会让人觉得那不是幸福，反而让人觉得乏味。如果你得到的是第二种幸福，你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快乐。”

我哑口无言。

“还记得你给我吃的那颗糖吗？我说，很甜，可那时候我感觉不到甜，红色是一种致命的毒，我差点死去。离开家后，我又再次去买了那样的糖，直到那时我才真的知道，很甜！”

后来，我经常 would 去红腥腥工作的书店，那儿的书的确很不错。而且我喜欢看红腥腥在书店中快乐忙碌的身影，我并没有爱上她，不会爱上她，也不可以爱上她。她不会属于任何一个男人，任何一个人。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按照她的话来说，红腥腥已经不存在了，她靠自己的力量使身上的猩红渐渐褪去，浓墨的离去使她轻盈，粉嫩，透明。这样的女孩对我来说，无疑已成为神话状态，亵渎不得。她内心的富足使她饱满红润，显得圣洁。我为她的纯洁、幸福感到快乐。

再后来，我读到大三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座城市。三年与红腥腥相处的日子，我已经充分地做好上路的准备，去寻找我内心渴望的生活，尽管前途会怎样多难，可这又有什么呢？我去追寻的正是属于自己的自由。

红腥腥我也没再见过。



(三)

虽然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可是三年了，红腥腥没有回过家。可那是家，该回去的总是要回去的。躲不掉，逃不了，根于此。枝在外，也是要受牵挂的。

决定要回去的头天晚上，红腥腥做了个梦。

红腥腥以为母亲会有两种反应，至少就这两种反应：一，对她的态度依然不改，一见面破口大骂，连天的诅咒，告诉她，她有多么的讨人厌，让她滚出去；二，对她回来激动不已，抱着她痛哭流涕，告诉她她有多么的爱她，多么的对不起她。当然红腥腥不期望母亲能做到第二种像肥皂剧里才有的恶心场景，但从心底不愿意母亲以第一种方式对待她。

母亲似乎并不意外红腥腥的回来，就像是她昨天才出的门，只是一夜未归，今天才见到而已。母亲的态度，让红腥腥无所适从，很是尴尬地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。或许至少该有的情绪反映，也一点都没有，红腥腥站在门口想哭。她一直告诉自己母亲是爱她的，母亲是为了她好，才经常说她，对她要求严格；花冢也曾告诉过她，母亲爱她们，只是表达方式出现了问题。当红腥腥离开家三年后认为有足够的勇气，与足够的幸福感后，可以去面对这一切了，所以她选择回家去看一次母亲。

红腥腥不再是以前的红腥腥，猩红已经褪去很多，她很努力地接近着粉嫩嫩。可是在母亲眼里，并不会因红腥